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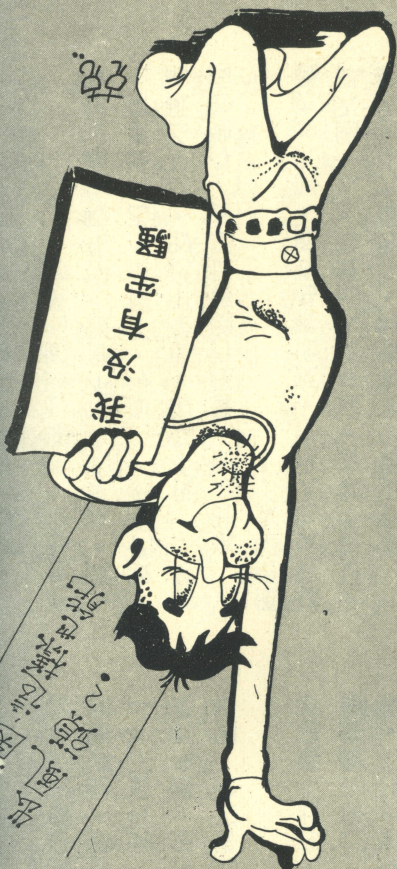
略述一二即有欲罷不能之勢，北青諸位同仁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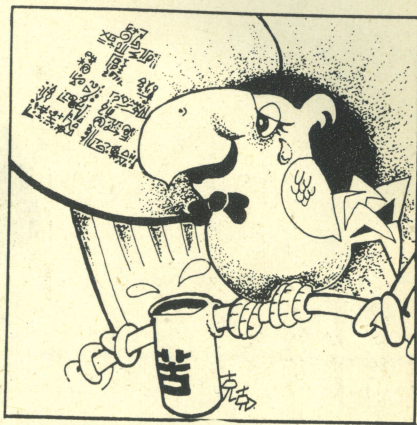
西
風
雨
來

觀之勢，北青諸位同仁僅
人心態，特揭露
有可觀，北青諸位同仁僅

多。中。部。全。能。引。人。
被。人。

人。想有
勝在北的一點
人在「物不位」
即育鳴的平多
平。多。質。中。能
醫。引。最。北。而。患。至。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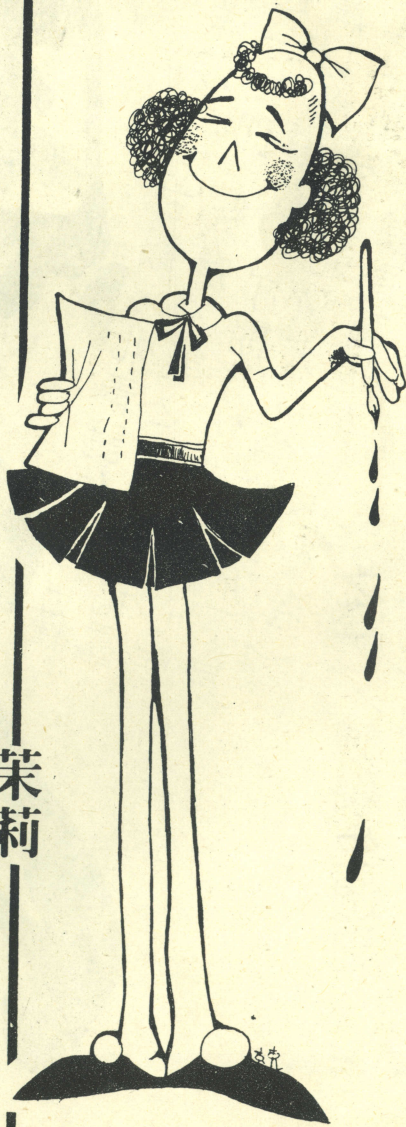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牢騷篇

想北醫之所以可愛，還在於有許多人愛它……

轉學生週記



臨行前爸特別交待，要住學校宿舍比較方便。

問教官還有沒有宿舍，教官好像聽不懂，連問了四遍，旁邊幾個一起辦註冊的女生吃吃地笑著，使我又羞又急。後來教官終於恍然大悟：「宿舍啊？沒有！我們學校沒有女生宿舍」。

出得校門，到處貼著紅紙條，看得人茫然失措。回望那灰白的教室，二十年歷史哪！

每天跑教務處，都說等一下，每次等上兩、三個小時又沒結果。只說辦學籍的人不在，爲了蓋一個章，弄得人失去耐性。

這是第七天了，若非一筆龐大的註冊費已繳，端無此種耐心在此窮磨。

總算辦出一張學生證，發證的先生說：「這是第一張新證，你是第一個用新證的人。」

我看著那小小的卡片，騎縫章都蓋反了，第二個人呢！

辦借書證時，有同學說他還沒辦借書證。我真是驚訝，每期圖書費好幾百呢，爲什麼不多利用？

但在圖書館借了幾次書，多半是失望，毫無收穫。學齡多已老大，甚至有蛀蟲橫行，而且藏書種類有限，數目也不多。以前在圖書館大量借書，大量影印的快活感，在此不能重享。

也有同學說：「要借有用的書要快，開學時立刻去借，借了別還，期末再還。這裡都是這樣，所以你現在到圖書館找不到好書了。」

這話果真？這恐怕又涉及借書人的道德和逾期不罰的方便了。但我覺得圖書館未積極買進大量更新的資料才是原因。

半個月來，每天都向一個同班的女生微笑，一直沒得到預期的反應。事實上，我很喜歡她，長得真可愛。但半個月沒得到反應，使人怪彆扭，不知該笑還是不笑。

我把這事向舊的轉學生提起時，他們說：「別抱怨！這是正常現象。你不能怪他們，這裡班級太大，你不可能和每個人都搞熟……。」

當我去醫學系補修時，才知道九十多人的大班並不稀奇，還有更大的班級。人一陷入那樣龐大的人堆中，反而容易畏縮，個人的防護圈更堅實了！

來此之前，曾經打聽舊日朋友，得到的回答是：「我不知道，他是甲班的，我是乙班的，我們不熟。」而今，了解甲、乙兩班事實是一班。我感到非常不舒服。學生時代應該保有更多熱情，多關心周圍的事物。

有時覺得自己好像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，每個人戴著一式的面具，或者有更多的面具。我像一個異鄉人。

總算辦出張學生證，發證的先生說：

我很難受。幾乎有一種衝動想上前告訴她，再性格也不要穿那麼隨便的拖鞋。

偶而照照鏡子，看見嘴唇的顏色慘淡一片，再想起那女生蓬亂的印象，我還是堅持抹點脂粉。

每次上解剖實驗，都被福馬林薰得睜不開眼睛。

屍體有些地方腐敗了，混著福馬林的氣味，只覺得討厭。我不知道怎樣才是最合宜的態度，一具具僵直的屍體擺在那裡，懷著純粹科學精神，僅僅把它視為一個教具呢？還是懷著莊重虔敬的心情，視為曾經生活的一個實體呢？總之他是硬梆梆的躺著了。

有一天一個同組的女生說了一句極羅曼蒂克的話：「想當初，她也曾經長髮飛揚！」。我聽了真有說不出的噁心。我討厭她說話時一付輕佻，自以為說了至理名言的態度。

而那女生和另一個男生終於因為在實驗室一應一合，哼唱曲子被老師申斥：「在實驗室不能唱歌。」我聽了心中暗道：「活該！」

老師走了，他們仍然唱起來，真令人厭煩。

每次上化學實驗課看見設備簡陋的實驗室，常是啼笑皆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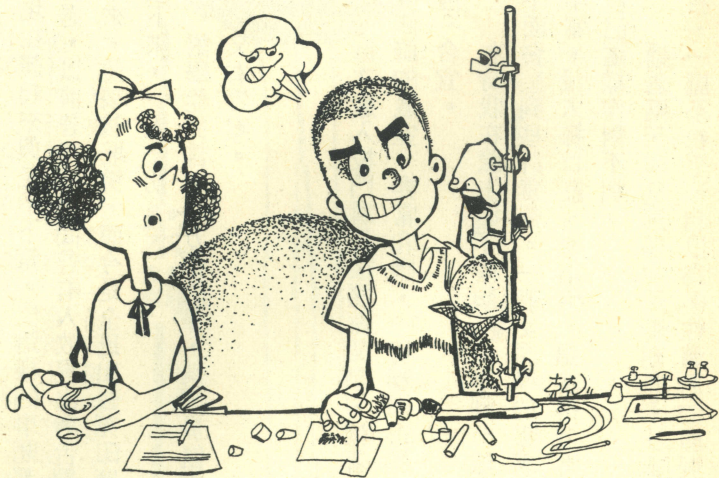
往往爲了找一個塞子找了一節課。用電爐，是否比本生燈或酒精燈經濟也不清楚。有時一大早，值日的同學在冰果室外徘徊要買冰塊作實驗；學校竟沒冰塊供應，也是奇怪的事。

學校供應的條件固然欠佳，但同學對公物

不愛惜的態度也使人過意不去。常常稱重完了，法碼還放在天平上，沒人把它歸位。那天平於是就更不準確了。

以前作實驗用極精密的雙臂天平，有時用電天平，別的設備更別說了。來此著實抱怨了一陣，但看見一般同學作了兩、三年實驗連起碼的法碼歸位都作不到，好的實驗習慣未養成，如何使用更精密的儀器。

而今，我覺得同學們不配抱怨實驗室設備差。



一般說來，這裡的老師都非常認真，上課時不停地說著，企圖在學生腦中填入許多東西，而學生也都乖乖坐著等候老師填。老師拼命填，學生多少還會吞下一點。這也算好辦法。

除了上課拼命填以外，這裡還有幾件事我一時還不能適應：一是上課佔位子，一是一節課長達一個半、兩個小時，再就是拼命抄筆記。

中美斷交，消息傳來，班上立刻簽名。

校園中設了幾個捐獻箱，又有人捧著箱子到班上來請求捐款。每天走過那幾個紅箱子，看見它們安靜地躺在那裡，情緒便一陣起伏，不能自己。